首先, 關於粗體字的部分, 畢竟大家都有情緒激動的時候, 前面我回應留言時, 也已略為宣導, 請較激動的玩家留意, 盡量別用單方面的推測去揣摩提問者心理或精神狀況。因此應該不必太過擔心, 但還是謝謝您再次幫忙宣導。

其次, 感謝在提出看法前, 稍微描述了您對這邊的印象, 以及印象的積累是從何建立。這 對於我回應時該從什麼樣的角度切入, 是很有幫助的。我並不會覺得過度官腔, 反而可以理解 為什麼要說得比較迂迴(因為不想挑起敵意)。

不過這邊還是得說, 您所描述的印象, 比較符合約兩年前的我。從二期尾聲到五期前夕, 我遇到許多事情, 並不只企劃上, 現實生活的影響反而更多。

就如我在此次聲明時所提及,這兩年間,我從事的職業分別是補教與行銷。投入這兩份工作,尤其是現任的行銷工作,對我的價值觀造成極大衝擊。如果要用一句話帶過,那就是我的價值觀稍微朝市場取向傾斜了一些。

我剛開始接下現在的工作時,初次撰寫的文案被老闆稱讚:『文章的質量很好!我就是想要有人能寫出這樣的東西!』

但他下一句又說:『可是你的圖片太少。還有,這個圖片最後呈現的質感不夠精緻。我來 教你怎樣挑圖。』

接著,老闆為了讓我明白他想要追求的質感是什麼,從他的書櫃搬出許多名牌型錄與時尚雜誌,直接用圖面進行說明。總而言之,重點就三個:

- 一、素材要有質感
- 二、結合的文字不用過度花式、藝術
- 三、色票要盡可能地單純, 並能跳出畫面

然後在接下來的三個月,我挑選較精緻的線上排版網頁,按照老闆的審美觀,依序製作出具備質感的文案配圖。相較於最初圖面粗糙但內容精實的文案(約2-3000字),後來較精簡卻搭配了圖表的文案(約800-1500字),點閱率明顯成長得更快(從破千變為破萬)。

由於我的文案是要用來搶特定SEO用的,後者不見得製作時間較短(畢竟表格與圖面的編排也需要時間),然而成效明顯高。因為看了我所撰寫文案而去電詢問相關事宜的民眾,也確實增加。當某些客戶問來電者是怎麼得知他們的,不少民眾都直接表示是看了我的文案,覺得有可信度且被說服,因此才打電話詢問詳細內容。

這份經驗帶給我的影響非常大。

我是個對數字沒什麼敏感度的人, 但是, 當我遵循老闆意見和方針之後, 相關文案的點 閱率、相關品項的詢問度, 以及SEO優先的排序飛躍性竟然能成長到這種幅度, 令對數字鈍感 如我, 也不免感到訝異。

使用這方法得到極佳成果,成就感也因此而生,也讓我更喜歡這份工作。 在這之中,我感受到的是一種正循環。 相較於這份經驗, 先前自己在淡出期之所以難有類似感受, 時常有繞樹三匝、無枝可棲的孤寂感, 多少也和我太過於專注文字鋪排、敘事結構的完整性, 以及封閉在創作中罕與人交有關(從事補教業真的會沒朋友, 哈哈)。所以五期應該很明顯可以察覺到, 我比過去更積極地融入人群之中, 也就因此, 較常開雪跳交流, 而相對減少了河蘇這邊的、您所提及的高質量創作。

這是因為我想善用自己的長才(靈活地詮釋人物),結合合作繪師的精美圖片,先吸引到他人對我的興趣,然後您所說的這些『高質量的作品』才有更多機會被注意到,一旦成果有人回應,我也會更加投入一一也就是說,我想要製造出這樣的正循環。就如我撰寫的專業性文案,多數讀者一打開,一看到長篇幅的字句,若欠缺可即時抓住眼球的關鍵,就會減少深入閱讀、理解的意願。但如果被圖片或別的原因吸引進來,才可能好好拜讀完全文是一樣的。

職場上的實務經驗, 讓我體會到了這樣殘酷的現實問題。 挪用這份經驗時, 回歸創作上, 自然就造成了這樣的過度轉型期。

於此, 我似乎無可避免要面臨『雅』與『俗』二擇一的考驗。

假如是過去的我,一如您所認知的『河蘇中』,絕對會毫無疑問地按下『雅』這個選項。但在經歷過市場的考驗後,我猶豫了很久,遲遲無法做出決定。

最後我笑著跳出框架,選擇了雅俗共賞。 反正兩者我都能做到,這根本不是什麽問題。

這結論是怎麼來的呢?是因為我回想了一下,過去讀文學史與文學理論的時候,我所景仰的文學家在面臨類似情境時,會選擇呈現怎樣的風格呢?

然後我想到了蘇子瞻。

過去政治與教育之間的關係是很緊密的,宋代因為理學興起,所以當時文壇與政壇都有很多支持理學的(假掰)人。以蘇軾這種自來自去的豪放性格,其實和這些當代理學家非常處不來。

儘管他是靠自己能力考上科舉,他的文采絕對能滿足『雅』方面的門檻,但他在嘗試創作詞這種體裁時,卻選擇走『俗』路線。有別於當時『詞屬清麗』、『慢歌』、『多閨怨』的委婉風格,蘇軾嘗試將歷史典故帶入其中,營造出豪放、不羈、氣勢磅礡的一家之風。這分明是足以影響文學界的創舉,當年卻令他被李清照痛批,認為他根本在胡搞瞎搞。

此外,當時也有理學家對蘇軾解讀儒學經典的翻案文章感到很不能認同,因此,雖然現代有很多人都推獎蘇軾的文學成就,但在當年他的評價也是十分兩極化。

然而這不妨礙他個人創作的慾望, 他也根本沒在管別人的眼光。

昨天出門玩得開心, 就來寫篇精美曠達的小遊記以紀錄回憶; 今天想寫家書給弟弟, 就用詩體結合俏皮字句; 明天突然好想認真一下, 就又寫了引經據典的翻案文章; 改天突然被道觀委託, 要他幫忙寫仙風飄緲的供奉青詞, 他也可想辦法生出來。

這種雅俗共賞、不把自己侷限在特定框架之內的創作態度,是我從高中以來一直都很欣賞的。即便修習過中文史,看過那麼多歷代作家,也沒有任何人能夠取代蘇軾在我心中的特殊性與指標性。

我對自己的期許, 就是這樣的方向。

也許這一次的表現讓大家覺得出格,但格式與侷限、雅或俗、質量高低,對我來說都是從一開始就不存在的東西,那是別人心中的標準,我不會受此影響。如果做錯了、冒犯到規程了,從被指責的過程中理解大家不喜歡怎樣的行為,或者做出哪些行為可能會造成官方困擾,從中適度採納意見,下回做出符合規則、不易引發爭議的成果即可。會有爭議的,頂多不要拿去回報,以免讓部分玩家產生『這種成果真能和我認真創作的產物拿同樣分數嗎』這類念頭。

我會聆聽, 但並不被聆聽的內容所左右, 否則就如同因噎廢食。

現在的處境,在我看來就和烏臺詩案差不多。也許引發的爭議、輿論反彈是大的,起爭議的點也一樣,是當事人本身覺得還好,卻讓旁人看了覺得不妥的。

然而我看的, 並不只是這一個當下。

除了攻擊或持反論的人之外, 也有不少人信服官方的判決, 選擇拉長時間持續觀察。

所以,未來我的創作也不會因此停止。

無論是世俗定義的高標準創作還是低標準創作, 都可能會陸續產出。

希望願意喜歡我或相信我的人,也不只看這一個當下,然後不會囿於雅俗之分,可以純粹從娛樂視聽、共喜共悲的層面來看待我的成果。不過在這裡,我不會說『請大家給我一個機會』之類的話。畢竟機會始終是自己去爭取和掌握的,別人給的東西隨時都能收走。我只想和自己比較,不想和別人比,更不想藉由親附任何人而換得注目或一席之地。

但,如果有人想判定我就是只靠別人、我就是在拉低自己的水準,我也完全尊重那樣的意見。反正對我來說不是事實,大可一笑置之,無須掛懷。

好比同樣是詞,蘇軾能寫出「濃艷一枝細看取,芳心千重似束」這樣清麗細緻的句子,同時也可以寫得出「家童鼻息已雷鳴,敲門都不應」這等粗淺的句子,兩種都是他,但也都不是他唯一的成品。

只看我單一面向或單次行為就下定論的人, 我只能說很遺憾, 不願意去看更多面向的我, 那或許就是你我無緣。既是如此, 倒也不勉強。

人生就短短數十年而已,何必糾結在一、兩處定義或現象上?如果看了與我相關的狀況 覺得礙眼,那就轉過頭去看會讓你順心的事物吧。大家各尋其樂,只要互不相妨也就可以了。

創作也好、與人往來也罷, 都是這麼回事。

這是我的觀點。說了許多瑣碎私事有些不好意思,上了年紀後,我比較少在非私人平台上表述自己的創作觀,實在是因為也擔心沒有辦法做到那樣的期許。但難得有人詢問到這個層面,那麼做為經驗分享也不錯。因此就將我的想法疊合在這個小信封裡,一並整理給您。